

易飞新闻小说三部曲



弥天大谎

易飞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弥天大谎

易飞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弥天大谎/易飞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0

(易飞新闻小说三部曲)

ISBN 978-7-5354-3981-9

I. 弥… II. 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8177号

责任编辑:王 王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30.5 插页:3

版次: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350千字 印数:1—8000套

定价:66.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portrait of a 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and glasses, wearing a dark t-shirt, with his arms crossed. The background is a blurred outdoor scene.

易飞，本名易建新，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湖北监利。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从事广电和文学传媒工作二十余年，现供职于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以写新闻小说见长。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无冕之王》、《谎言》、《天上人间》，中篇小说《背后有人》、《那一年深秋》等，总字数五十余万字。诗作入选各种选本，长篇小说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目 录

子夜倾情.....	1
醉酒.....	7
三百万元广告	15
上镜	25
斗争	28
名主持人之争	36
神秘举报	44
美眉	55
夜访	63
女博士	67
欲望	74
校园诗人	86
暗访高手	94
神奇的创业.....	102
豪赌.....	111
形势分析.....	118
村支书的烦恼.....	123
联手.....	127
释放激情.....	135
冷若冰霜.....	148
惊人发现.....	153
辞职.....	161
情深意浓.....	165
偷袭.....	170
业务总结会.....	174
恐惧.....	178
老同学.....	184
联谊会.....	194

偶然·····	199
旧缘·····	204
文学梦·····	212
“唐皇”经营部·····	219
总裁秘书·····	222
今夜无眠·····	228
奠基·····	241
巧遇·····	248
咖啡屋·····	253
钵肥缸满·····	257
蛰伏·····	262
嗅觉·····	270
出手·····	275
地老天荒·····	283
打击·····	286
拘留·····	294
物是人非·····	299
绝处逢生·····	305
风波骤起·····	308
导演之死·····	315
攻心·····	319
落网·····	324
山雨欲来·····	330
情殇·····	335
柳暗花明·····	344
空前绝后·····	352
风景·····	357
后记·····	362
总后记·····	364

子夜倾情

陈思佳是南江市小有名气的节目主持人。

她主持的是南江之声电台每晚 23 时至 24 时的名牌节目“子夜倾情”，是电台时下最受欢迎的听众互动式谈心节目。“要出名，靠谈心。”这是广播界的一句流行语，可以说屡试不爽。陈思佳以伶牙俐齿把节目说火了，把自己说红了，成为了南江之声电台的大姐大。

今晚她主持的节目很出彩。

其时，时针已指向深夜 23 时 30 分。这是深秋时分，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已略显凉意，直播室里却还显得有几分闷热。为了有良好的吸音效果，三十平方米左右的直播室，铺着厚厚的绿色地毯，使室内的温度比室外高出许多。节目进行完一个片断，陈思佳推上早已准备好的间奏音乐带播放，轻巧地拨开播音室的全封闭玻璃门，快速脱下灰色中长外套撂在外面的沙发上，又拿起早已准备好的一杯温开水咕咕咚咚喝了几口。

这时，陈思佳的节目编辑欧丽影一刻也没有闲着。她在值班室负责把听众打来的电话，经过延时装置筛选后接到直播室里。不过这个工作对她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不会出什么差错。

陈思佳重新回到直播室，节目照常进行。事前没有任何迹象，节目和往常一样，随着一个一个电话向前推进。老板要求她就是失恋了也要以十二分的热情迎接每个电话，要把每个打来电话的听众都当成自己最亲最亲的人，这是一个谈心节目主持人的基本素质，所以她小嘴里的甜言蜜语总是能像流水一样地汨汨流出，流到听众干涸的心坎上。

老板并不是个生意人，他是业内大名鼎鼎的南江之声电台台长周天胜，因为他比任何做媒体的人都会搞钱，所以大家都称他为老

板。

一个小伙子打来了电话。声音沙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小伙子的声音在雨中时断时续，结结巴巴地给值班编辑欧丽影说了一个大抵，欧丽影听得不是很清楚。当时，陈思佳正满腔热情地接谈另外一个电话。欧丽影正犹豫着这个电话接不接进去，因为小伙子显得过于激动，雨中的声音传来不是很清晰，担心接进去效果不好，影响节目质量。这时，直播室里的陈思佳和上一个听众聊完了，感情正酣，从大玻璃里向外给欧丽影打着手势示意有电话赶快接进来，欧丽影也就想也没想将那个电话接进去了。

就是这个电话，让南江市小有名气的主持人陈思佳从此红遍大江南北，也为陈思佳跳槽到电视台作了坚实的铺垫。

欧丽影把电话接进去，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我坐了三年监狱，今天下午刚刚从里面出来。”小伙子说了个开场白，就缄默不语了。陈思佳没想到接进来的是这样一个电话，一时语塞，欧丽影给她准备的材料也绝对没有这样的内容。陈思佳顿了一下，反应还算快，虽然语言不够流畅，也没有出现长时间的空白，而短时间的停顿反而有了特殊的效果。陈思佳说：“呵！是这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遇上了一位特殊的朋友，他刚从监狱里出来。这位朋友，我们祝贺你重获自由。请问你多大了？”对方一阵沉默后说：“25岁了。”陈思佳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你有什么话想对你的朋友或者亲人说呢？”小伙子快快地说：“三年前我进去的时候，曾和一个姑娘相约，说好了我出狱的时候她到监狱门口来接我，可是她没来。”“啊！”陈思佳没想到。“她叫小芹，我等她一直等到现在，她没有来，我想问你，她还会来吗？”这一问，陈思佳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我怎么知道她会不会来呢？陈思佳昨天读错了一个不该读错的字，被老板剋了一顿，今天心情也还不怎么好，有点莫名的烦。但她作为一个名主持人、全台的大姐大，她不得不在这个岗位上拼命表现，以巩固自己几年来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成果。要知道全台主持人的眼睛可都盯着她这块

肥肉,他们并不认为陈思佳的水平比他们高到哪里去了,相反他们都认为是节目造就了名主持人,造就了现在如日中天的陈思佳。他们认为换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来上这个节目,一样也会红得一塌糊涂。这些主持人全都像蜜蜂一样盯着自己,让陈思佳感觉芒刺在背。

陈思佳集中精神和对方周旋。“这位朋友,今天太晚了,我看你已经等了她——”陈思佳扳着手指头说,“有六七个小时了,你是不是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或者回家。”“我没有家,小芹是我最亲的人。”“是这样啊。”陈思佳受了一点感染。这时,直播室里的内线电话响了,是老板周天胜打来的,值班编辑欧丽影以最快的速度接了,老板指示说,这里面肯定有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要陈思佳不要急,慢慢开导对方,让对方讲出来。欧丽影马上用小黑板写了“老板说里面有故事,一定要想办法掏出来”,写完便举到大玻璃前给陈思佳看,陈思佳看懂了点头会意。

老板又给文艺部主任徐小蕾打电话,要她赶紧到直播室去导播。徐小蕾正在康达娱乐城参加老同学陆天海举行的一个小型聚会,得令后不敢怠慢,只好和几位老同学匆匆道别,赶忙叫了出租车,来到广播大楼顶楼的直播室,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

这时,陈思佳说:“这位朋友,也许是那位姑娘记错了日期,或是记错了地点什么的,或是今天突然有什么急事,一时走不开。”“不可能!”小伙子这回的回答很干脆。“那为什么呢?你们当时是怎样约定的呢?你给我说说,也许我可以给你想点办法。”陈思佳开始按照老板的部署耐心地去挤牙膏。见小伙子还有些犹豫,陈思佳又说:“也许小芹听了我们的广播,会去找你的。”“是吗?有这种可能吗?”“会的,也许会的。”陈思佳在给他鼓气,也在给自己鼓气。

小伙子叹了一口气,幽幽地说开了,居然不再打结巴,声音伴着雨声清晰地传了过来,显得沉郁感人。“小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五年前,我们一起从乡下来到南江打工,她在帮老乡卖鞋子,我在一家餐馆当服务生,相同的生活境遇使我们成了一对相依为命的

恋人,生活中彼此照顾,有困难互相帮助,日子虽然过得贫寒,却备感温馨。可三年前的那个晚上,我把一切都毁了。”“是出了什么事吗?”陈思佳轻声问。“是的,我和小芹去一家网吧玩游戏,玩了不到几分钟,我去上洗手间。等我从洗手间出来,发现有两个男人正纠缠她,我是个火爆性子,当时气不打一处来,对其中一个就是一拳。另一个家伙岂肯放过我,从后面上来对我就是一脚。后来是一场混战,等有人打110警察赶到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原来我情急之中不知从哪儿找了一把刀子,把一个家伙捅了,那家伙像死了一样倒在地上,鲜血直流,我和小芹当时都吓蒙了。警察来了就把我带走了。后来的事情你们知道了,我被判了三年。入狱的时候,小芹对我说,时间会变,世事会变,她的心永远不会变,对我的爱永远不会变,我是她这辈子惟一的等待。她会天天想我,天天等我,等我出来后,我们就结婚,好好地过日子……”

陈思佳显然已被这个凄美的故事打动了,简直不忍心打断他,但为了节目需要,还是有些残忍地打断了对方的。“你说小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怎么可爱呢?”小伙子动情地说:“小芹非常善良,对我的关怀可以说无微不至。有一年夏天我得了重感冒,小芹急得不得了,天天送我去打点滴,为我做饭洗衣,照顾了我一个星期,人都瘦了一圈。还有……”小伙子身边的雨似乎下得更大了,声音夹着风雨灌了进来,沉浸在对甜蜜往事的回忆之中。“总之,是因为我的鲁莽,断送了她的幸福,让她这几年受苦了,我对不起她。”小伙子说到最后,已泣不成声。

陈思佳昨天挨了老板的训,今天像是憋了一口气,发挥得特别好,很煽情。她鼓动如簧之舌,足足和对方聊了近半小时。小伙子又讲出了许多感人的细节。小伙子挂机后,被感动的听众的电话如潮涌来,纷纷发表看法,希望那位姑娘原谅小伙子,毕竟小伙子是因为她而伤人,最好是那位姑娘马上出现,现在就赶到小伙子待的地方,把他接回去,重新开始他们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欧丽影手忙脚乱，一个个电话像催命似的要她赶快接进去。

“人间自有真情在”、“患难见真情”、“雨后的天空是彩虹”，陈思佳娓娓道来，不失时机地加以发挥，节目被不断地推向高潮。

老板周天胜的内线电话又下了指示，要陈思佳专门向那位姑娘说一番话，要她原谅那位小伙子，重新接纳他。陈思佳堵住外面洪水般涌来的电话，向那位姑娘娓娓道了几分钟。

“小芹，今晚，不，就是现在，有一位小伙子在等你，一位你曾经深爱的人，在风雨中等你。三年前你们相约今天下午你去监狱接他，可他在风雨中一直等你等到现在，你都没有出现。他非常失望，非常伤心。小芹，在监狱里，你是他惟一的寄托，他每天都是想着你看着你的照片度过。因为有你的爱，他才挨过那段难熬的日子。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何况他当时是因为你，才做出了傻事。经过这几年的反省，他已感到深深的内疚。刚才他的一番话，你也应该听见了。小芹，他在向你忏悔，祈求你的原谅。你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毕竟你们那么深深地相爱过，很不容易。在你们相识的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你们曾患难与共，心心相印。你是他今生惟一的等待，是他活下去的惟一的理由。小芹，你在哪里吗？你听见了吗？我们……”陈思佳的声音颤抖着，完全融入了角色，似乎成了故事中的主角，意想不到的震撼效果出来了，连直播室外的欧丽影也受到了感染。陈思佳说：“小芹，我们，还有直播室外的百万听众，现在都在等你，等着你的出现。他——现在还在风雨中等你。就算我们为他求情，你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你能告诉我们，你现在在哪里吗？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呢？……”

陈思佳说完后，听众的电话又海潮一样涌进了直播室。谁也没想到，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欧丽影在纷繁的电话中竟然听出了小芹的电话，导播徐小蕾要欧丽影以最快的速度将其切到直播室，并写上“小芹的电话”几个字向陈思佳示意，陈思佳意气风发，向欧丽影伸了一个大拇指。小芹带着哭腔说：“今天去不去接他，我斗争了好

久。听了你们的节目我感动得哭了,我终于战胜了自己的虚荣心,我应该原谅他,他是为了我才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在出租车上,请你们告诉他,我马上就到了,要他在原地等我。”

陈思佳动情发挥的时候,老板周天胜又下了指示,赶快找一首祝福的歌曲,在节目结束时播放。精于此道的老板还要煽情一下。徐小蕾忙不迭地要欧丽影赶快找,这难不倒欧丽影,她每天为陈思佳准备了好多这方面的歌曲,就像一盘盘快餐,随时可以端出来。欧丽影把找好的带子在陈思佳面前一晃,陈思佳点头会意。一曲《真的好想你》,如泉水一样淙淙流出,流进了广大读者的心田。“真的好想你,你是我灿烂的黎明,千山万水怎么能阻隔我对你的爱……”余韵袅袅,回味无穷。音乐中陈思佳动情作结:“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不平凡的夜晚,在这个感人的雨夜,让你我捧出最真诚的一颗心,为这对患难情侣祝福,为这对年轻人祈祷。让我们衷心地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音乐回旋摇荡,良久方歇。

节目结束的时候,老板打来了电话,表扬了她们,嘱咐徐小蕾搞好后续报道,一有两人的消息或是他们打来的电话,只要不是正点的新闻节目,随时可以插进来。

那天晚上,陈思佳做完节目神采飞扬地走出直播室时,老板的同学方家敏正在广播大楼门口他的小车里开着收音机听着。陈思佳上得车来,方家敏和她调侃:“佳佳,今天的节目好感人啊,是你们导演编的还是确有其事?”陈思佳说:“今天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呐!”“佳佳,我有预感,你要出大名了。”“哈,是吗?太好了!老板应该给我涨工资了吧?”方家敏笑着说:“佳佳,涨工资还不容易?你那个老板基本上听我这个老板的,没有我这个老板,哪有你现在这个老板啊!要他给你加钱,我说了算。”陈思佳在方家敏肩上捶了一下,撒娇说:“方总,你可别哄我呀!”“绝对不哄你。我看,现在不用我讲老板也会给你加钱了。”“是吗?那太好了!”“行了,佳佳,今天到哪里去宵夜,任你点,我要好好请一下大主持人啊。”

老板周天胜就是老板，凡事都有预见性。第二天，小芹和小伙子就来到了南江之声电台，感谢“子夜倾情”节目主持人陈思佳，感谢南江之声电台使他们重获幸福。老板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南江电视台、《南江都市报》、《南江晚报》等省和市内各大媒体的记者参与追踪报道。一时间，“子夜倾情”节目和主持人陈思佳随着小芹感人的故事，红遍了南江大地。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节目编辑欧丽影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听众来信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飞向南江之声电台。每天，欧丽影都要上下楼梯扛一麻袋信上来，沉甸甸的。

醉 酒

徐小蕾离开康达娱乐城的时候，他的同学《南江新报》副总编孔之光在康达娱乐城已烂醉如泥。

半斤五粮液在肚里翻滚不已的孔之光，根本把持不了自己。他觉得自己跃上了云端，豪气万丈，只有一泻千里，方显英雄本色。

后来，他死一般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九点。从床头柜找到眼镜戴上，他发现自己赤条条的，想站起来却站不稳，歪歪倒倒，他费了一点劲，才在床脚的地毯上找到了短裤。怎么回事？是不是——？他不敢想。他还是昏昏然，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到了头上，仿佛扛了个千斤鼎，不堪重负。他用力摇了一下头，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晃动，这时已不是五粮液了，五粮液已变成了一串串小小的石锤，在晃动中一齐锤打着他，让他感到晕眩。他两只手按住自己的太阳穴，两手食指抵住脑门，用力挤按。折磨了一阵后，觉得好了一些了。他踉跄着到电视机柜旁拿过开水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昨晚服务员送来的，不再是开水，他吮了一口，不烫，就一口喝干了。再

喝，一连喝了三杯，然后到卫生间小便，却也只有那么一点点。他干呕了几下，想把那些小石锤掏出来，没有成功；伸手到自己的喉咙去掏，想自己恶心自己，不忍心，算了。

先去冲个澡，对，让水上下一浇，冲掉满身的酒气。一番折腾后，孔之光模模糊糊地记起昨夜是老同学陆天海安排了一个小型的同学聚会。有裘魄、徐小蕾、古天长、刚一鸣、林流茵……大家喝得醉醺醺后，陆天海安排洗桑拿。然后他被迷迷糊糊带进了一条弥漫着暧昧气息的幽暗的小巷。穿过小巷后，孔之光就失去了和老同学们的联系，只听老同学们在说他实在不行了，他想说自己还行，但张开了嘴出不了声，的确是不行了。平常他最多二两的酒量，昨晚不知中了什么邪，就喝爆了。他记得似乎是有有一双手从谁手里接过了自己，是一双女人的小手，软乎乎的，挺舒服。女人像海绵一样贴着他，搂着他进了房间。

服务员来敲门时，孔之光清醒了一些了，但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并不十分清楚。他把西装口袋里的手机掏出来想看看几点钟了，手机却不知什么时候关了，忙打开，一会就传来“唧—唧唧—唧—唧唧”一串紧似一串的声音，是短信息。

“不可久留！”一连发了三组，每隔两分钟一次，时间都是昨天晚上，准确地说是孔之光被女人搂着离开众人的时候。对方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孔之光出了一身冷汗，来不及细想，准备走人。服务员说：“姚主任说他马上就来。”姚主任是康达集团总裁办公室主任姚少强。孔之光说：“不用了，让他转告陆总，说我有急事先走了。”孔之光拿起案头的最后一杯水，咕咚一下喝完了，对服务员说了声“谢谢”，强打精神从康达宾馆走了下来。

刚走到一楼大厅，孔之光一眼瞥见陆天海的司长小伍坐在长条沙发上。康达集团总裁办公室新来的文员周剑文，正拿着一沓材料匆匆朝楼上走去，见了孔之光，点了点头问好。小伍正拿着当天的

《南江都市报》漫不经心地消磨时间，时不时朝总服务台瞄一眼。显然，他是在等什么人。当小伍的视线接上孔之光的时候，他像弹簧一样弹了起来，从报纸中匆匆抽出两张体育专版，把剩余的一沓随手甩在沙发上，快步跑了过来。

“孔总，我正等您呐！”

孔之光一时没反应过来，“等我干吗？”

小伍瞟了一眼孔之光，“陆总交代了，他今天上午有事出去，要我好好陪你。”

孔之光心里十分恼怒，想你小伍不就是陆天海的一条狗吗，也敢用这样的眼神瞟我。他知道这种眼神里的内容，心里就明白了七八分。但副总编的架子还是端着，再怎么也说轮不上小伍这样的人给脸色。

孔之光下意识地整了一下衣服，把领结捏了捏。这番小动作之后，他发现自己其实并不老练。小伍却像没看见似的，径自走向停在宾馆门前的奥迪车。孔之光振奋精神，健步走下台阶，到了车门口，小伍迅速为他拉开车门，问：“孔总，去哪儿？”

孔之光语气强硬地说：“回报社。”

小伍应了一声好，车子就发动了。

车子沿着康大庄园向市区开去。两人不再说话。

孔之光心烦意乱，按下车窗玻璃，放眼辽阔的康大庄园，深秋的晨风吹来，让他感觉到丝丝凉意。一片一片的黑李树从车窗掠过，隐约可见挂在枝头大如桃子的黑李在秋风中晃动，在向离去的人们挥手说着再见再见。看来，对红色资本家陆天海来说，这又是一个丰收的秋天，茫茫八千亩农庄，将给他带来滚滚财源。

孔之光一直认为，陆天海的发家是赌来的，赌的就是这些黑李。八年前，陆天海听说黑李很赚钱，每斤可卖一百元以上，就到处寻找种苗，选定澳大利亚的种苗后，他在南江市郊井冈村一口气圈了两千亩农田，花了三十万元买下一万株果苗种上，但到了收获季节，却不

结果。那段时间,陆天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像一位勤劳的父亲,苦苦守候着即将分娩的妻子,然而最后连难产的迹象都没有,就像后来诗人裘魄用诗的语言形容的:陆天海娶了一个只会怀春不能怀孕的女人——那时陆天海还没有和话剧演员陶小慧结婚。陆天海没有盼来自己的“婴儿”,面对两千亩澳洲黑李,欲哭无泪。他一下亏得没了裤子穿,到了年底井冈村上千个农户找陆天海催收每亩一百元的农业税,又得二十万元,一向争强好胜的陆天海被逼上了绝路,真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最后的危难时刻,还是老同学们纷纷出手帮他,鼓励他,周济他,想方设法要他重振旗鼓,当然这中间帮得最多的自然是他和裘魄这两个最好的朋友。

陆天海在老同学的鼓励下,站了起来,对自己的初次创业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自己过于自信。痛定思痛后,陆天海开始钻研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并虚心向专家请教,很快知道了本地不适合种澳洲黑李,水土不服,但却适合种植美国黑李。经过反复论证之后,陆天海开始了一次豪赌,筹资一百万,在井冈村再圈地六千亩,把原来的澳洲黑李统统挖掉,全部种上了美国黑李。陆天海给这些美国黑李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黑珍珠”。

当然,这次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现在的康达集团总裁陆天海,早已不是当年创业时候的无名小辈了,他是南江市乃至全省头一号民营企业家的,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人大代表。陆天海的企业涉及农产品、房产、生物药品、餐饮、工程建设、高科技产品开发等诸多方面。每年的产值近三十亿元。

十分钟后,奥迪车从庄园路进了南江市的主干道前进大道,此时正是上班高峰,各种公交专线车前奔后突,张开一个个大口袋,把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装进去,再在下一个站点吐出来,就这样吐故纳新,反反复复。这些车倒还干脆,装了人就走,可慢腾腾的电车依然堂而皇之在每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不紧不慢地滑行,偶尔有掉了辫子的

司乘人员，揉着惺忪的眼窝骂骂咧咧地下得车来，折腾几番后将辫子挂了上去。

孔之光不得不收回自己悠长的思绪，气愤地盯着前面的辫子。他觉得这个一切都在快速运转的城市，一大早就像一个刚起跑的运动员，而这些辫子则套住了运动员的手脚，使其无法加速前行，只好放慢节奏。他想起这个在编前会上讨论过多次的选题，却总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做不下来，竟无端地生出了些许感慨：南江市市委市政府这几年做了什么，除了修了几座不得不修的桥和几条不得不建的路外，再没有给老百姓做什么。连这个在别的中等城市早已淘汰了的电车也淘汰不了，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听说市里为此开了几次协调会，就是协调不下来，主要的问题是电车公司的职工怎么办。这个特大城市现在已有几十万人找不到工作，再把他们推向社会是个什么结果……

也罢也罢，孔之光想，这也不是一个报社副总编要操心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还正烦着呐！

昨晚怎么了？！

不就是陆天海召集的一次平常的聚会么，这种聚会几乎每月都有一次。陆天海一高兴，就吆五喝六叫上几位同学好友，大家指点一番江山，激扬一下文采，夸一番陆老板伟大的事业了事。反正不花自己一分钱，不过是帮陆老板“拉动消费”而已。

昨晚自己究竟怎么了？自己喝多了酒，没错。最后同学都到哪里去了呢？洗桑拿、跳舞、打牌，总之我是跟一个女人走了，那女人的手很柔软，很暖和，小小的……是的，我是被一个女人带走了，这个女人还不难看，然后呢，我干了些什么？应该什么也没干，酒喝多了，肚子里全他妈的是五粮液，还能干什么？我孔之光虽然喜欢女人，但我毕竟是个副总编，一个报社的副总编，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呢？但我早晨起来时怎么短裤都丢到床脚去了，也许是我自己酒力发作蹬掉的。那小姐是什么时候走的？自己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难道她一晚上